

那时·因



有一种动物，非禽非兽，立场不稳，结果在禽兽大战中，
两边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躲起来，
有一种花，一生只开一次，苦苦贮藏了一世的天地精华，
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
然后选择一个月光最美的夜里嫣然怒放，然而，当她开至最
美最艳的时候，也便是凋零的时候，这是一只蝙蝠与一朵昙花
的爱情故事。一个，发生在乱世的，生存与选择的故事。

◎ 西岭雪 著



那时
烟
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时烟花 / 西岭雪著. —北京: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80106-375-9

I. 那… II. 西…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045 号

责任编辑 顾 林
责任印制 王雪梅
装帧设计 虚竹堂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100720)
网 址 <http://www.xzshuju@hotmail.com>
<http://www.csspw.cn>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排 版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制版车间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一种动物，非禽非兽，立场不稳，结果在禽兽大战中，两边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躲起来，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种花，一生只开一次，苦苦储蓄了一世的天地精华，然后选择一个月光最美的夜里嫣然怒放。然而，当她开至最美最艳的时候，也便是凋零的时候。

这是一只蝙蝠与一朵昙花的爱情故事。

一个发生在乱世的，生存与选择的故事。

缘起

这本书的完成时间其实是 2001 年冬天。然而真正付梓，已经是 2004 年冬，但愿这次它可以顺利与读者见面。

这中间的辗转已经不想细述。

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命运，缘起、创作、完成、出版，全然不由自己。

就像百川归海，中间的曲折浪花可以略有不同，可是最终目的早已既定，除非半途夭折。

写这本书的时候，手头原有写作计划，是三部关于现代都市白领生活的中长篇，而且催得很急。可是忽然地，那一日，迫不及待，无法自制，要中断所有的计划，不顾一切写下这书的开头，骗自己说：就一个星期，抽出一个星期时间写三四万字不会影响大局吧？

是在那样一种情不自禁的写作冲动下动笔的，可是一开篇，整个人便是着魔，笔下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家族的故事，这样的阵仗，已经不可能用几万字来敷衍。

冥冥中是谁的手在指引我？

写到一半时，开始感觉累，觉得后悔，因为写来写去，都觉不是上海而是北京。我的老家是北京，上海，只去过两次，加起来统共不到一个月，并不熟悉，况且，我书中写到的，还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

不是没想过放弃。

可是，就在这个时间里，母亲千里迢迢地自大连来西安探我，是她，这时代最后的贵族，清楚地以自己的经历向我展示了旧中国三四十年代没落大家族的生活画卷。

写作忽然变得容易。

黄裳、黄坤、黄乾、黄钟、黄家风、黄家麒、黄家秀，乃至赵依凡、韩可弟、柯以、蔡卓文……每个人物都变得如此亲切，呼之欲出。

没有一位大师可以比生活真相更具点睛之笔。

我真切地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感受到了我书中女子的眼泪。

并不是我在描绘她们，而是她们在教我叙述。

尘埃落定之前，没有人可以知道笔的去向。往往是人物已经做出了某种命运的选择，我才会恍然大悟，为她感慨或叹息。

渐渐沉迷在那个时代的故事里，茫然不知身之所在。

直到写作完成，仍久久不能回到现实中来。

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是妈妈，读到中间时，她痛哭出声，要调整两天才能接着读下去。阅读过程中，她一再问我：这件事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细节是真实发生过的，我以前同你讲过吗？

没有。她没有对我说过。但我就是知道。当我的笔运行到那一步时，我便知道了，那个人会有那样的命运。母亲说，她在看小说的时候感到这是她自己的家族史，里面很多的场景及细节描写甚至对白都是在她的儿时真切发生过的——也许这便是天意，也许那时烟花总是大同小异，又也许，是来自血液中的遗传。

我常常说写作是一件借尸还魂的工作。母亲的话让我再一次相信这点。

于是我为本书取名《那时烟花》。都是那个时代的故事了，绚丽，短暂，伤感，而稍纵即逝。

感谢陈琛先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让我有机会终于可以把它捧到了你们面前——我的读者，这时代最艳的繁花！

但愿，你们真的可以看到，这一朵烟花！

西岭雪/于西安梅园

一 阿芙蓉的诱惑/3

女孩和男孩一个读，一个听，两张天使的脸，一树芬芳馥郁的花树，有蜂在花间忙碌地飞舞，却只有让一切更显得静，像一幅西洋油画。

二 离 婚/13

有时候家秀简直要佩服自己的二哥，有本事私下买通时间大神，在上海的洋租界里一模一样打造出一个北京的大宅门儿来，过着完全与时代脱节的遗少生活。

三 黄家的女人们/27

关于二姨奶奶楚红的死，黄家佣人的传说里颇带一点罗曼蒂克的韵味。

四 幽 禁/41

它们不知道，一个绝世美女要去了，一个凄艳的、哀婉的、缠绵的故事将在这个雨季里结束，如狂风过后，桃花树下一地的嫣红。

五 人远天涯近/55

无奈家秀的心是一间没有门的屋子，等待勇敢者破墙而入，不出奇招是不行的。

六 天堂里的岁月/67

她看着他的脸，灰败而萧条，有种形容不出的无奈，不过刚过四十，却已经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那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次见面，她心中未尝没有几分悲悯。

七 永远不再/79

将死的人已经是半个神仙，把世事都看透了。



目录

二奶奶愣了一愣，心中忽然升起不祥的预感来，竟不敢答话。

八 出名要趁早/93

整个矛盾而参差的时代缩在一个大庭院的病榻之上，一切都在变化和改革之中，可是女人的悲哀却是永恒的。

九 孽吻/107

黄裳已经再听不见，她整个人仿佛被雷击中，施了定身术一般，呆呆地坐着，脑子里轰轰乱响，所有的人都远了，所有的声音都依稀，她的眼前只是不断重复着刚才的一幕——他吻了她！他没有吻她！他放了她！他成全了她！

十 乱世佳人/121

暮色四合，像一袭薄而透的丝袍笼罩了这对伤心的母女。在那个深冬的黄昏，黄裳站在冷杉下，第一次，深深体味到死亡与爱情的距离。

爱情因死亡而结束，却也因死亡而永恒。

十一 海上繁华梦/133

女人，凭她多么聪慧敏感，或者说，越是聪慧敏感的的女人，往往越会爱上名声坏的男人，并以他们的救世主自居。哪怕他是处身地狱的撒旦，她也必是照亮他人性光明面的守护天使。

十二 交易/147

卓文一震，看不出这清秀斯文的女子讨价还价起来，竟有这般胸襟手段。她话里的意思，分明在暗示自己，如果可以救得柯以出狱，便从此获得与她侄女自由交往的权力。这是一盘交易，对方已经开出价



码,他要不要接手?

十三 开到荼蘼/159

荼蘼花开的时候,所有的花事都该结束,可是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卓文忽然就觉得踌躇,暑去寒来,这并不是一个适合开花的季节,在他永远争取着的生命中,第一次想到了放弃。

十四 两场婚礼和两次暗杀/173

黄裳叹了口气说:“你如果然负心,我也不会怪你,只会远远地离开你。可是我会以一生一世的眼泪来惩罚你,教你不安……或者,只是惩罚我自己罢了。”

十五 梦魇/187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我不怕。我答应过他,为了他,就是压在雷峰塔下我也愿意。如果真要受罚,我愿意陪他下地狱。”

十六 营救与逃亡/201

当世上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和她,也许只是两缕风,也许只是一对鸟,但他们曾经相依相伴,足足走过了千百年。然而在这一个轮回,他们终于不得不分开了,从此天涯海角,再不相见!

十七 圣经的沦落/215

钢琴架上,一本厚封的《圣经》正翻开在第三十四章。底拿的哥哥说:“我们的妹妹不能嫁给没有受过割礼的人,这对我们是耻辱。要娶她,你们满城的每个男子必须像我们一样受割礼,否则我们就带妹



目录

妹离开这里。”

十八 黄帝之死/229

那天不是周末，教堂里没有弥撒，很静，除了鸽子在安静地飞进飞出，一个人也没有。连教父和修女也休息了。黄帝牵起她的手，从两排长长的座椅中间一路“空空”地走过去，一直走到耶稣像前，带着一脸近乎悲壮的神情问：“阿弟，你愿意嫁给我吗？”

十九 兄弟飘零/241

黄乾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看到，可弟的眼中再次涌出泪来。他知道，这一次，她是为了他。

他呆住了，心痛如潮水般涌上来，不能停歇。

可弟终于为他落泪。只有一次，只有两滴，但，够了。

二十 原配/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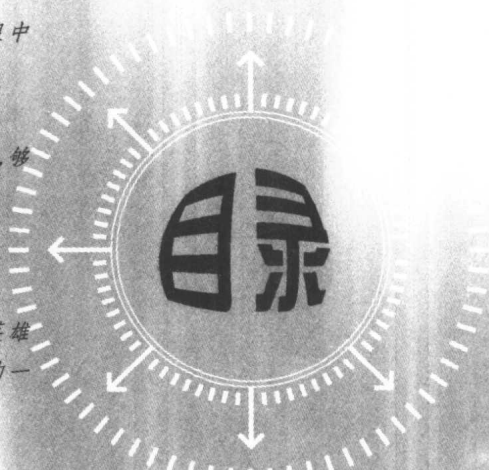
他转身离开，他希望留给黄裳的，是一个英雄的背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一种苍凉深刻。

二十一 秋扇之捐/265

秀美才该是这里的人——秀是蔡家村的秀，美也是蔡家村的美，一切都打上了蔡家村的标志：身材，神情，态度，举止……

二十二 前世今生/277

无奈黄裳并不领情，却端起一碗茶来就地泼尽，道：“我不要喝这孟婆汤，也不要忘记今世今生。果然有轮回，我必然再记得你，仍然要找到你，重续今生缘。”



二十三 复仇天使/289

园子因为一度传言闹鬼，自打黄帝死后就空了，那屋里倒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好像还有人住的样子，甚至案上还供着一盆花，开得正鲜妍，依依地似向人打招呼。

二十四 新天地/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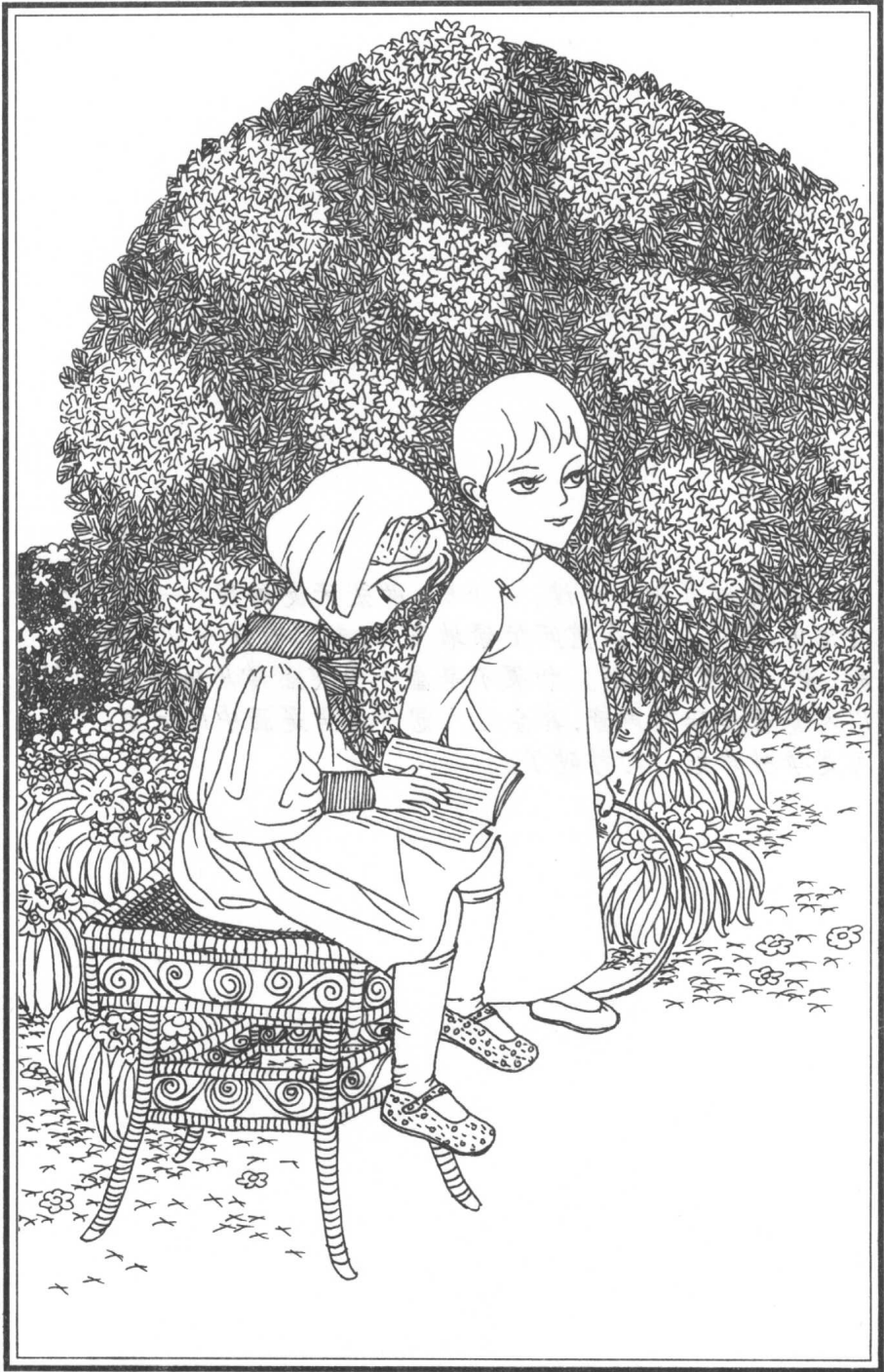
政治的时代或许容不得一个政治的投机者，更容不得一个不劳动的人，但总有例外，那就是一个年轻的至少是看起来还很年轻的美女。

二十五 没有风的扇子/313

她并不是没有他不行，没有了他，她一样会活下去，可是她会活得不快乐，就好像扇子失去了风——扇子是生命，而风是扇子的魂



目录



女孩和男孩一个读，一个听，两张天使的脸，一树芬芳馥郁的花树，有蜂在花间忙碌地飞舞，却只有让一切更显得静，像一幅西洋油画。如果不是屋子里突然传出的吵斗声，以及瓷器摔碎的声音，真会让人觉得这里是画中的天堂。可是争吵声把一切打破了。

阿芙蓉的诱惑

1

上海，午后。一座亭台重叠的欧式院子里，丁香树静静地散发着香气，阳光透过树叶筛落一地细碎的金屑。女孩和男孩坐在树荫里读书。

“……丫环的声音未落，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至此！’”

这是女孩子稚嫩的声音，那里面有一种超乎年龄的平和与沉静，虽只有八岁，可是声音里已经有岁月沉淀的况味。是美的，但是冷，过分地有板有眼，如行云流水，虽则潇洒，然而寂寞。

“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这读的是《红楼梦》第三回宝黛初会的一章。那似乎不该是一个八岁女孩的课外读物。但是她喜欢，甚至热爱，无论懂与不懂，懂得多少，她总是愿意去读它，一遍又一遍，从童年，至成长。只是，在她八岁的时候，还并不知道，《红楼梦》真的会影响她的一生。

男孩子托着腮在倾听，可是不大认真。身体是静的，然而眼神犹疑。他比他的姐姐小了整整一岁，但是比他姐姐生得美，一张温顺甜美的面孔，一头微微鬈曲的头发，长睫毛，大眼睛，小嘴，完全是依照西方洋娃娃的版本制造出来的，也正像所有的洋娃娃一样，有一张瓷质的脸，光洁，但是苍白。

女孩和男孩一个读，一个听，两张天使的脸，一树芬芳馥郁的花树，有蜂在花间忙碌地飞舞，却只有让一切更显得静，像一幅西洋油画，而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宗教的那种圣经图画。

如果不是屋子里突然传出的吵斗声，以及瓷器摔碎的声音，真会让人觉得这里是画中的天堂。

可是争吵声把一切打破了。

一个女人在撒泼地号哭，另一个女人在抖着声音质问：“你骗我！你说你都改了我才回来的。可是你还是赌，还是抽大烟，还是养着她。你说，现在怎么办？她走，还是我走？”

男人无言以对，便只有摔东西，花瓶，镜子，茶杯，清脆的破碎声一阵接着一阵，让人的心也随着那声音一次次体味破碎。

女孩的朗读停止下来，同男孩无言相望。他们的眼中有一种了然的神情，司空见惯，无可奈何。只是，同样的惶惧与忍耐，写在女孩脸上是漠然，写在男孩脸上却是茫然。但他们总之在一起经历着，承受着，忍耐着，直到忍无可忍的一天。

男孩问：“姐，妈妈是不是又要走了？”

女孩没有回答。

她无法回答。八岁的她，再早慧，也无法预知命运的答案。

然后，朗读声继续下去。依然平静，但是过了一会儿，有泪从她脸上流淌下来。

2

黄二奶奶赵依凡女士今年三十二岁，可是样子看起来顶多二十三。

这不但是因为 she 长得好，更因为她时髦。

晴空满月一般的脸庞，配着烫得卷向一边的爱司头，有个名堂叫做“云遮月”，修得又弯又细的长眉虽然无论怎样蹙起也不会像烟笼春山，一双眼睛却是当之无愧的星含秋水，下面是黄种人罕有的笔直削挺的鼻子，本来已经轮廓分明更用西洋唇膏涂得娇艳欲滴的唇，下巴略嫌丰满有余棱角不足，所以衣领总是压得很低，露出雪白的脖颈，颈上挂一串珍珠项链，珠子颗颗饱满圆润，紧身夹袄，大篷裙，都是从欧洲带回来的时新洋装，当她坐在钢琴旁，微微仰起头唱英文歌曲，长发披拂一旁，忽地一甩，露出脸儿来，恰似“云破月来花弄影”，美得比香烟广告上的明星还要眩目。

即使在儿女的眼中，她也是高贵而遥远的，遥远至不可企及。

她有着显赫的出身，穿着华丽的衣裳，说着地道的英文，并且拥有最先进的理论和观念。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像她会安静地守在一个晚清遗少家中，坐在一大群姨太太和鸦片烟的氤氲气息中做少奶奶的。可是偏偏她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个东西：烟床、赌客、姨太太、小脚的老妈子，还有古董经纪。

已经完全没有进项，单靠变卖祖宗田产坐吃山空了，可是二爷黄家麒仍然一味地沉迷于收集古董、叫堂会、捧戏子，乐此不疲。眼看着洋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只换得一个浪子哥儿的名声，仍不知节制。有什么是过不去的烦恼呢？只要还有阿芙蓉的安慰。

腿叠腿半倚半躺在鸦片烟榻上，一手举着烟枪吞云吐雾，一手抱着个新得的内画珐琅烟壶摩挲把玩，榻旁坐着穿红绫小袄绿罗裙的歌妓，侍候抽烟并弹琵琶唱曲儿助兴——这就是黄二爷最常见的扮相，也是黄二奶奶最无法忍受的场景。

他们的争吵是从结婚头一年就开始了的，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出生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你到底对将来有什么打算？难不成还等着溥仪重新登基赏你个内阁大臣做做不成？大清国倒了十几年了，你还做梦呢！女儿儿子一个叫‘皇上’，一个叫‘皇帝’，亏你想得出！”

对于诸如此类的讽刺，黄二爷充耳不闻。他自然知道爱新觉罗气数已尽，可是也不愿意承认民国的开始，他到底是前朝赐姓的“随旗”子弟，名门正道的宅门出身，怎么肯降尊纡贵到民国政府里讨个一官半职。况

且,所有他可能做的那些职位,诸如某部文员某局秘书之类,点头哈腰一个月积下来的薪水尚不够他一次打茶围的用度,又何必去受那个委屈呢?不错,家业是不如以前了,可是也还没到抛头露面托钵乞讨的份儿上。至少,这口鸦片也还抽得起,也就没什么好计较的。

于是,他照样声色犬马,照样招朋聚赌,也照样逛八大胡同捧京戏名旦,甚至在妻子临盆前夕大张旗鼓迎娶第三个姨奶奶进门,夫人赵依凡终于忍无可忍,当年年底即丢下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子小帝,与小姑子黄家秀相偕远游——名义上是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二十六岁的少奶奶,两子之母,这样的身份!黄二爷气得很,也没面子得很,索性将北京的往事一笔勾销,阖家老小一股脑儿搬到上海去,远离了那班亲戚朋友,也就远离了议论和嘲笑。

依凡走的那天,是个阴雨天。从此黄二爷一生都憎恨阴雨天。

无奈到了上海之后,几乎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日子。淅沥迷蒙地,像一首冗长而单调的练习曲,无情无绪地从头弹到尾,欲断不断地,又从头再弹一遍,无情无绪地重新来过。

没有终了。

阴雨的日子里,黄二爷惟一可做的就只有吸烟,或者招一群酒肉朋友将屋子塞满,尽量弄得有声有色,使他忘记在北京的失败,忘记那件发生在同样的阴雨天的不愉快的事。

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

如今,太太回来了,可是战争依旧,一点儿也没有好转。黄二爷深深地叹息。

可是黄二奶奶赵依凡只有更叹。

依凡女士从出国后年龄就好像没有长过,非但如此,她的日月简直是往回走的,一年更比一年年轻,走的时候是个二十六岁的少妇,回来的时候倒像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了。

美貌和学识都让她不能够再忍受黄家行尸走肉的隔绝生活,她不要再看到那成堆的锈迹斑斓散发着霉味儿的古董,不要看到那个来自八大胡同极力遮掩也仍旧掩不去一身风尘气的三姨太,更不要再看到那些不知什么动物骨头做成的骰子和沉重的樟木牌桌。她要挥散那朦胧不清的烟雾,要打碎那些半明不暗的烟灯,要冲破那种懒散陈旧的秩序,可是她采取的手段,却只是和丈夫一样,比拼着砸杯子,砸家具,结果砸碎的,只